

当尼采哭泣

【美】 欧文·亚隆/著

Irvin D. Yalom


侯维之/译

有些人无法解开他们本身的枷锁，
然而却可以救赎他们的朋友。

——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你必须准备好沐浴在你自身的烈焰之中，
你怎么可能重生呢，
如果你不先化为灰烬？

——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心理小说



当尼采哭泣

【美】 欧文·亚隆/著
Irvin D. Yalom

侯维之/译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台湾禹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授予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京权) 图字：01 - 2003 - 1503 号

When Nietzsche Wept

图书在版编目 (CIP)

当尼采哭泣 / (美) 亚隆著; 侯维之译, 一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ISBN 7 - 80109 - 615 - 0

I. 当… II. ①亚…②侯…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2213 号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100032)

电 话: 66521152 (编辑部) 66171396 (发行部)

E m a i l: edit@cctpbook.com

网 址: <http://www.cct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公司印制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5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3.00 元

当尼采哭泣

心理
治疗
小说

有些人无法解开他们本身的枷锁，
然而却可以救赎他们的朋友。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Thus Spoke Zarathustra*)

你必须准备好沐浴在你自身的烈焰之中：
你怎么可能重生呢，
如果你不先化为灰烬？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Thus Spoke Zarathustra*)



当名医遇见超人

易之新

有个嘲笑心理学的老笑话，也可以套用在精神分析或哲学上面：“所谓心理学，就是用艰深晦涩的说法，来解释生活中简单的道理。”本书作者精神科医师、心理治疗师、深谙存在主义哲学的亚隆（Irvin D. Yalom）刚好相反，他极力以简单易懂的方式来表明心理治疗与存在哲学的观念与历程，让人了解原来这些观念和历程都是每个人生命的焦点、生活的重心，是值得关切、追寻的“终身大事”。他传达的方式之一就是写心理治疗小说。

亚隆师承新佛洛伊德学派（neo-freudism）大师苏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苏利文提出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心理治疗理论，亚隆将之发扬光大，成为美国团体心理治疗的当代权威。亚隆的心理治疗背景还融合了存在心理治疗（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罗洛梅（Rollo May）是在美国将存在议题与心理学结合起来的第一人，而存在心理学与人本心理学之间也有密切的关联。亚隆精于人际心理治疗和存在心理治疗，在美国西岸斯坦福大学细心耕耘数十年，早已是美国当代精神医学大师级人物。他的著作除了关于团体心理治疗和存在心理治疗的数本经典教科书以外，还写了多本心理治疗小说，将他最关心的存在问

题和关系议题融入情节动人的小说，其文风向来着重以平易近人的语言阐释诘屈聱牙的专业观念和用语，就如本书，在曲折的情节和行云如水的对话与反思中，自然地深谈许多“存在”和“关系”的问题，确实令人感受到这些主题在真实人生中的分量。本书也一如作者许多其他著作一样，列名小说畅销书榜。

至于书中主角尼采、布雷尔，配角佛洛伊德、路·莎乐美、安娜·欧氏（贝莎）等人物，在真实生活中的历史背景，作者在后记均有注记，笔者就不在此赘言。

关于《当尼采哭泣》这本小说，从情节来看，是一篇高潮迭起的心理推理小说。作者假托 19 世纪末的两位大师：存在主义大师尼采和医学大师布雷尔，透过史料和名著中呈现的真实历史、思维观念和人格特质，将两人连结成医生与病人，开启一段扣人心弦的“谈话治疗”。故事开始于身陷对病人肉欲幻想而无法自拔的名医布雷尔，在善于撩拨男性的路·莎乐美的引诱下，试图治疗根本不愿接受帮助的哲学大师尼采的“绝望”，并以奇特的诱饵劝服尼采接受治疗，却面临自己的“绝望”，于是历经一场不知谁是病人、谁是医生的心理治疗，在治疗可能随时胎死腹中的情形下，经过几许峰回路转，面临高处不胜寒的疑虑，最后两人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得以超越自己的人生困境。

从形式来说，故事在述说心理治疗（谈话治疗）的源起与形貌，是虚拟的源起加上真实的形貌。在文中，以生动的故事不着痕迹地描述各种心理学派的理念与治疗技巧，包括催眠、行为治疗、完形治疗等等，当然了，着墨最多的就是书中配角佛洛伊德创始的精神分析，与其后衍生发展的动力心理治疗，以及作者专精的存在心理治疗。从书中的论点来看，作者也是一位不囿于特定心理学派，只要是有效的做法，就雍容接纳的实践者，但仍不脱人本学者的立场，深深质疑行为学派中“人”的观点。

从内容来说，本书探讨的话题涵盖得很广，你可以看到称之为“中年危机”、“女性意识”、“婚姻问题”、“操纵与索求”、“情绪

勒索”、“自我探索”、“现实问题”等等的话题，以及“歇斯底里症”、“强迫性思想”、“偏头痛”、“焦虑”等病征的描述。可是，这些话题都不脱离主轴：存在（existence）的问题，可说是哲学和心理学的探索，亦可说是血肉生活中所需要面对的存在问题，也就是人生的四大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s）：死亡、自由（包括意志的选择和因自由而有的责任）、孤独、人生的意义（或，无意义）。书中这四个主题不断地浮现，或是在各种身体、心理、人际、环境问题的背后现身，或是隐身在梦境、幻想之中，令人于天地间无所逃。文中生活优渥却恐惧年华老去、怀疑整个人生的名医布雷尔，如何从控制不住的色欲幻想和婚姻风暴中走出来呢？拥有卓越理性的超人尼采，身陷激烈的情绪与恶性偏头痛，不得自由，他又如何超越而出，继续走先知的道路呢？读者与其把字字珠玑的对话看成真理的陈述，还不如看成绩密的思辩与人性的探索，这样或许可以引发人与自我的对话，一探真实而可贵的自己。

从过程而言，本书呈现出治疗师与被治疗者在心理治疗进行时，彼此的关系对疗愈的影响，以及自我探索与助人探索的心路历程。在治疗关系中，到底是受病人影响、仍感自我怀疑的治疗师，还是充满真理权威的导师，能有较深刻的治疗呢？治疗师和病人必须“真诚”以对，治疗才能有真实的进展吗？博览理论、娴熟技巧，却不肯、不敢面对自我内在的治疗师，能不能帮助病人探索自我呢？书中的治疗过程，一如真实的人生，呈现出“关系”与“情感转移”的问题在心理治疗与自我探索时的关键角色。布雷尔与“贝莎”到底是男女关系、父女关系，还是母子关系呢？布雷尔与尼采是在什么关系下，才使尼采能勇于面对自己的残缺呢？对“背叛”深恶痛绝，因此不相信人而感到孤独的尼采，又是为什么接纳坦然说出自己背叛尼采过程的布雷尔呢？这些耐人寻味的“关系”与“探索”，只有请读者亲自品尝和咀嚼了。

假托历史名人所呈现的种种问题，以及超越的过程，其实反

映的是世间的人性与生活，故事虽然精采，但不难在生活中似曾相识，主角虽然特别，却不是人性的异数。当名医遇见超人，所发生的事情，和你我这些凡夫俗子相遇所发生的事情，其实是大同小异的。

2002年10月于新店

(本文作者为联合诊所神经内科医师，
心理治疗和心灵成长相关书籍的译者)



第一章

圣萨尔瓦多的钟声打断了约瑟夫·布雷尔 (Josef Breuer) 的沉思。他从背心口袋里拉出他那只沉甸甸的金表。9点了。他再次阅读前一天收到的镶银边小卡片。

1882年10月21日

布雷尔医生：

我有紧急的事情必须见你。这关系着德国哲学的未来。

明天早上9点在索伦多咖啡馆跟我碰面。

路·莎乐美

一封鲁莽的短笺！多年来从未有人如此轻率地致函给他。他没听说过路·莎乐美 (Lou Salome) 这个人，信封上也没有地址。他没有办法告诉这个人9点钟并不方便，也无法告诉她布雷尔太太可不喜欢一个人用早餐，还有，布雷尔医生正在渡假，以及他对“紧急的事情”一点兴趣也没有——真是的，布雷尔医生到威尼斯来，就是想要远离紧急的事情。

不过他还是来了，来到了索伦多咖啡馆，准9点，搜寻着他周围的脸孔，想要知道哪一个可能是那个莽撞的路·莎乐美。

“加咖啡吗，先生？”

布雷尔对服务生点了点头，他是个十三四岁的小伙子，黑油的头发往后梳拢。胡思乱想了多久？他再次看看他的表，又挥霍了生命中另一个10分钟。而且，是浪费在什么事情上呢？他一

如既往地把心思萦绕在贝莎身上，美丽的贝莎是他过去两年来的病人。他回想起她揶揄的声音：“布雷尔医生，你为什么那样怕我呢？”当他告诉她说，他不能再担任她的医生之时，他就一直记得她的那句话：“我会等你。你永远是我生命中惟一的男人。”

他责怪着自己：“看在上帝的份上，停止吧！不要再想了！睁开你的双眼！看看四周！让世界进来吧！”

布雷尔拿起杯子，咖啡香和威尼斯 10 月的冷空气一道扑鼻而来。他四下张望。索伦多咖啡馆其余的桌子坐满了用早餐的男男女女——大多是观光客，上了年纪的居多。其中一些人一手拿报纸，一手端咖啡。在桌子的后方，许多蓝灰色的鸽子，或者是在空中盘旋着，或者是往地面俯冲下来。在大运河平静的水面上摇曳生姿的，是沿着河岸排列的雄伟宫殿的倒影，航行过的平底轻舟带起了涟漪，偶尔扰乱了这壮丽的水影。其他的轻舟还在沉睡，系在歪七扭八竖在运河里的柱子上，像是由某只巨大的手随意插下的矛一般。

“是啊，没错——看看你自己，你这个傻瓜！”布雷尔对自己说，“人们从世界各地来看威尼斯——在被这片美景祝福之前，他们拒绝死去。”

然而，生命中有多少部分已经被我错过了，布雷尔怀疑着，仅仅是因为疏于一看究竟？或者是由于视而不见？昨天，他独自绕穆拉诺岛散步，花了一个小时绕了一圈之后，什么都没看到，记不得一点东西。没有任何映像从他的视网膜传送到他的大脑皮质。对贝莎的思虑全然盘踞了他的心神：她那令人陶醉的微笑、她那令人爱慕的眼眸、她的肉体所带来温暖又放松的感触。还有，当他为她检查或按摩治疗时，她那急促的呼吸。这些场景有它们的力量——有它们本身所有的生命力；无论何时，只要稍不提防，它们就侵入他的心灵，并且占据了思想。难道这就是我的终极宿命吗？布雷尔怀疑着。是否，命中注定了，我这个人将只是一座舞台，永远扮演着对贝莎的记忆呢？



某人从毗邻的桌子起身。金属椅挤碰砖墙的刺耳磨擦声唤醒了 他，他又一次地寻找着路·莎乐美。

她来啦！那个沿着卡朋堤道走下来的女人，进到咖啡馆里。只有裹在毛皮大衣里、高挑娉婷的她，才有可能写下那封短笺，那个漂亮女子现在急切地穿过交错拥挤的桌椅，大步地朝他而来。在她走近的时候，布雷尔发现她很年轻，或许甚至比贝莎还年轻，可能是个女学生。但是那种超凡脱俗的风采，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啊！这绝对会为她引来一群仰慕者。

路·莎乐美毫不迟疑地继续朝他走来。她怎么能如此确定就是他呢？他连忙用左手捋一捋怒生的略红胡须，以免早餐的面包屑依然沾在那里。右手拉拉黑色外套的一侧，免得它在颈边拱起来。就近在几尺外时，她停下来，大胆地直视着他的双眼。

布雷尔的心突然停止了跳动。现在，观看不再需要集中注意力；现在，视网膜与大脑皮质完美地合作着，路·莎乐美的意象，自自然然地流进了他的心中。这是一个罕见的美丽女子：有力的额头，精雕细琢的坚强下颌，蓝色的明亮眼睛，饱满丰润的双唇，还有，随意梳理的淡金色头发，慵懒地拢在一个圆发髻里，衬托出她的耳朵以及修长优雅的脖颈。他兴味盎然地欣赏着这个女人，还注意到有几缕发丝挣脱了发髻的束缚，肆无忌惮地向各方延伸。

再跨三步，她来到他的桌旁。“布雷尔医生，我是路·莎乐美。可以吗？”她用手指了指座椅。她坐下得如此迅速，以致布雷尔根本来不及向她致上适当的礼节——来不及起身、鞠躬、吻手，更来不及为她拉出座椅。

“服务生！服务生！”布雷尔清脆地弹着他的指头。“为小姐来杯咖啡——拿铁咖啡好吗？”他瞥一下莎乐美小姐。她点点头，无视于早晨的酷寒，她脱下了毛皮外套。

“好的，一杯拿铁。”

布雷尔与他的客人沉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路·莎乐美

直视着他的眼睛，开口说道：“我有一个陷入绝望的朋友，我怕他会在短时间里自我了断。果真如此，我将会陷入莫大的痛苦，还会是重大的个人惨剧，因为我负有部分的责任。虽然我可以忍受并且克服这些痛苦。然而，”——她朝他凑过来，放轻了语调对他说——“万一他真的死了，这将不只是我个人的损失而已：他的死亡会有严重后果——对你、对欧洲文化、对我们所有人。相信我。”

布雷尔想说：“小姐，你说得稍嫌夸张了罢！”但他说不出口。她的话语中不见一般年轻女子会有的幼稚夸张，她所表达的是件理当严肃以待的事。让布雷尔难以抗拒的是，她那诚挚恳切的态度，以及她那从容不迫的说服力。

“这位男士是谁，你的朋友？我听说过他的名字吗？”

“还没！但再过一阵子，你我都将对他耳熟能详。他的名字是弗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或许，这封理查德·华格纳（Richard Wagner）寄给尼采教授的信，可以让你对他有一点认识。”她从她的手提袋里抽出一封信来，把它摊开递给布雷尔。“我得向你声明，尼采既不知道我在此地，也不知道我持有这封信。”

莎乐美的最后一句话让布雷尔为之踌躇。我该读这样一封信吗？这位尼采教授并不知道她让我看了这封信——甚至也不知道她拥有了这封信！她怎么把这信拿到手的？借来的吗？偷来的吗？

对自己相当多的个人特质，布雷尔十分引以为傲。他忠实、慷慨。在医术上，他的精妙诊断向来为人所称道：在维也纳，他是许多伟大科学家、艺术家与哲学家的个人医生，像布拉姆斯（Brahms）、布约克（Brucke）与布兰他诺（Brentano），都是他的病人。才不过40岁的年纪，他在欧洲已是名闻遐迩，杰出人士从西欧各地跋山涉水来求诊。然而，除此之外，最最重要的是，他以他的正直自豪——在他一生中，他从未有过不诚实的行为，一次也没有。不过，真有什么需要多作解释的话，只有他对贝莎的肉欲

渴望。那种思慕的感觉本来应该是对他太太——玛瑟德——而不该放在贝莎身上的。

他在伸手接过路·莎乐美手上的信时，有过一阵迟疑，但只是瞬间而已。在对她水晶般的蓝色眼睛投以一瞥之后，他打开了信。信上的日期是 1882 年 1 月 10 日，开头写着：“我的朋友，弗德里希”，有几个段落被圈了起来。

您已给了全世界一件无与伦比的作品。您的书流露着一种自信的特质，展现着完美的极致原创性。内人与我再也找不出其他方式，得以让我们碰触到生命中最最炽烈的愿望！那种愿望，不在我们想像之中，全然在我们的意料之外，当它突然在我们面前展开时，我们的心神与灵魂皆为之臣服，完全地为它所盘踞！内人与我都读了您的书两遍——第一遍，白天各自分头阅读，然后，在傍晚时分高声朗诵。您的书，我们只有一本，因此我俩简直就是在争着读这惟一的一本书，并且，还惋惜着此书的第二册尚未问世。

但是您病倒了！是否有什么事让您感到气馁呢？如果是的话，我非常乐意为您去烦解忧！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吗？我该从哪着手呢？对您，我有无止尽的赞美，然而，这赞美又是如何地微不足道啊。

即使这赞美无法让您满意，恳请您，稍稍开心地接受它吧。

最由衷的问候
理查德·华格纳

理查德·华格纳！即便是布雷尔这样一个见过世面的维也纳人，这个名字仍旧让他心神荡漾。一封信，如此内容的一封信，大师亲笔写就的这封信！不过，他很快就恢复了他的冷静。

“这信非常有趣，我亲爱的小姐，但请明确地告诉我，到底我

能为你效劳什么。”

路·莎乐美倾身向前，把她戴着手套的手轻轻放在布雷尔的手上。“尼采生病了，病得很重。他需要你的帮助。”

“哪一类疾病呢？他有哪些症状？”前一刻还因她手的轻触而心神慌乱的布雷尔，现在庆幸自己已回到他所熟悉而自信的领域内了。

“头痛。先是头痛的折磨，持续发作的呕吐，以及失明之虞——他的视力日益恶化；肠胃的问题——有时候他多日食不下咽；失眠——没有药物能让他入睡，所以他服用剂量高到危险程度的吗啡；还有晕眩——有时，在陆地上他还觉得自己一直在晕船。”

对布雷尔来说，像这样长篇大论的症状，既不稀奇也不具吸引力，通常来说，他一天要看上 25 到 30 个病人，来威尼斯正是为了舒解这种枯燥单调的生活。然而路·莎乐美郑重其事的态度，让他感到有必要仔细倾听。

“亲爱的小姐，我给你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我可以接受你的朋友成为我的病人。我不会拒绝他成为我的病人的，毕竟，我是个医生。然而，容我来提一个问题。你与你的朋友为何不直截了当地去找我呢？为什么不干脆写封信到维也纳来预约呢？”说话的同时，布雷尔四下张望，想把服务生找来付帐，在此同时他还想着，他这么快就回到旅馆，玛瑟德不知会有多高兴哩。

但是，这位大胆女子可不会如此轻易就被打发。“布雷尔医生，几分钟就好，拜托。我绝对没有夸大尼采病情的严重性，我也没有夸张他绝望的深沉程度。”

“我没有怀疑你。不过容我再问一次，莎乐美小姐，为什么尼采先生不到我在维也纳的诊所呢？或者是找意大利本地的医生？他住在哪里？需要我推荐一位在他居住城市的医生吗？再说，为什么一定要找我呢？还有，你怎么知道我人在威尼斯？难道说，因为我崇拜伟大的华格纳跟他的歌剧，所以一定得找我吗？”



路·莎乐美很沉着，当布雷尔连珠炮式地向她提问时，她微笑着，当布雷尔的炮火持续不停时，路·莎乐美的笑容变得很淘气。

“你的微笑里好像藏着什么秘密似的。我猜你是位喜欢享受秘密的年轻小姐吧！”

“布雷尔医生，你马上就提出了这么多的问题。多了不起啊——我们才交谈了几分钟而已，但你已提出了这么多让人为难的问题。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延续谈话的好预兆。让我再多让你了解一些我们的病人。”

我们的病人！布雷尔再次讶异于她的放肆，在此同时，路·莎乐美没有停顿，她继续说了下去，“尼采已经在德国、瑞士与意大利遍访名医。没有一位医师能够找出他的病根或有办法减轻他的症状。尼采告诉我，在过去的 24 个月，他已经拜访过了欧洲最好的 24 位医师。他放弃了他的家园，离开了他的朋友，辞去了大学的教授职位。他变成游走四方的浪人，为的只是寻找他能忍受的气候，寻求能暂时摆脱痛苦一两天。”

年轻女士暂停了谈话，当她举起杯子啜饮的同时，她的目光盯着布雷尔。

“小姐，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我常遇见病人拥有不寻常或令人困扰的病症。容我据实以告：我的治疗不是在创造奇迹。以你所说的症状——失明、头痛、晕眩、胃炎、虚弱、失眠——那么多优秀的医生都无能为力了，我，不过是多月以来，排名第 25 的优秀医师罢了。”

布雷尔靠回到他的椅子上，拿出雪茄来点燃。他吐出一口刺鼻的淡蓝烟圈，待烟雾散尽，他才继续说下去，“无论如何，我建议到我的办公室检查尼采教授。不过，要针对他的症状，找出病因及对症下药的治疗方法，很可能已超出了 1882 年医学所及的能力范围。你的朋友可能早生了一代。”

“早生了！”她大笑着，“多有见地的评语啊，布雷尔医生。我

经常听到尼采说出同一句话啊！现在，我很确定，你就是这位能治他病的医生。”

虽说布雷尔早就准备好要随时离开，在他脑中反复出现玛瑟德的画面——梳妆整齐的玛瑟德，在他们旅馆房间里不耐烦地来回踱着方步。但是，听到路·莎乐美说的话，布雷尔的兴趣马上来了。“怎么说呢？”

“他常称自己为‘死后的哲学家’——一个当代世界还没有准备好要接受的哲学家。事实上，他计划中的新书，就是要以这个主题起头：一位名为查拉图斯特拉的先知，以智慧珠玑，决心要启蒙大众。但是，他说的话没有人懂。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来面对他，而这位先知，当了解到他出现得太早之后，又遁回到他遗世独立的居所。”

“小姐，你的话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对哲学有种热情。但今天时间有限，而且，关于你的朋友何以不到维也纳找我的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得到直接的答案。”

“布雷尔医生，”——路·莎乐美直视着他的双眼——“请原谅我说话不精确。或许我实在没有必要说话拐弯抹角，我时常享受着沉浸在伟大心灵思想的风采之中——或许，这是为了我自身发展所需要的榜样；或许，我根本就喜欢去搜集这些榜样。不管怎么说，我清楚知道的是，能与一位像您这样有深度、有广度的男士谈话，的的确确是我的荣幸。”

布雷尔感觉得到自己的面红耳赤。他再也抵挡不住她注视的眼眸，因此在她继续说话时，将目光转到他处。

“我只想说，我之所以拐弯抹角，或许只是为了延长我们在此共聚的时间而已。”

“再来点咖啡吗，小姐？”布雷尔招呼了服务生。“再吃点这种滑稽的早餐面包卷。你曾经想到过烘焙这件事，在德国与意大利的差异吗？容我向您叙述，我个人针对面包与民族性格的一致性所研究出来的理论。”



于是布雷尔不急着回到玛瑟德的身边了。然而,当他与路·莎乐美悠闲地共进早餐时,他想到自己的处境是多么具有讽刺意义啊。真是奇怪,他到威尼斯来,是为了平复一位美丽女子对他生活所造成的损害,但现在,他却与另一个更美丽的女子面对面地用餐谈话!他还发现,多日以来,这是他的思绪第一次从对贝莎的着魔中释放出来。

或许,他想着,我还有救。也许我可以利用这个女人,把贝莎从我心灵的舞台上挤出去。就像药理学上的替代疗法一样,我是不是发现了一种在心理学上的相等物呢?就像发现了拔地麻这样温和的药物,可以代替像吗啡这样危险的药物。同样地,或许路·莎乐美之于贝莎亦是如此——这倒是个不错的进展!与贝莎相比,眼前的这个女人,毕竟是更为精致、更加善解人意。而贝莎是个——该怎么说呢?——贝莎是个不成熟、尚未发展完全的女人,是个笨拙扭曲地困在一具女人身体里的小孩子。

然而布雷尔知道,贝莎所吸引他的,正是她那种幼稚的天真。这两个女人都让他激动:对她们的思绪,为他的生殖器带来一股温暖的悸动。而且两个女人都让他害怕:她们各以不同的方式,让他感到危险。这个路·莎乐美让他怕,是因为她的力量——她可能对他做出什么事情来的力量。贝莎让他怕,是由于她的柔顺——他可能会对她说出什么事情来。当他想到他曾在贝莎身上所冒的危险时,他不禁不寒而栗了——他差点就触犯了医疗伦理的基本原则,那种可能的后果,将殃及他自身、他的家庭、他的整个人生,所有的这一切都会导向毁灭。

在此同时,陪他共进早餐的年轻同伴,和他相谈甚欢,并且,他是如此地为她着迷。以至于后来,是她,而不是他,将话题转回到她朋友的病情上——具体地说,是路·莎乐美将话题引回到布雷尔关于医疗奇迹的评论上。

“布雷尔医生,我的年龄是21岁,我已经完全放弃了对奇迹的希望。对于这24位杰出医生的失败,我想,这只能意味着当代